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仁貴征東
第四十六回 猩猩膽飛砧傷唐將 紅幔幔中戟失摩天

詩曰： 天使山河歸大唐，東洋番將狂猖狂。
徵東跨海薛仁貴，保駕功勳萬古揚。

那周文、周武又說：「我們保奏你出仕皇家，為官作將，未知你意下如何？」仁貴聽言，滿心歡喜，正合我意。便說：「二位將軍乃王家梁棟，小人乃一介細民，怎敢大膽與將軍結拜起來？」周文、周武道：「你休要推辭過謙，這是我來仰攀你，況你本事高強，武藝精通，我弟兄素性最好的是英雄豪傑，韜略精熟，豈來嫌你經紀小民出身？快擺香案過來。」兩旁小番擺上香案，仁貴說：「既如此，從命了。」三人就在大堂拜認弟兄，願結同胞共母一般，生同一處，死同一埋。若然有欺兄滅弟，半路異心，天雷擊打，萬弩穿身。發了千斤重誓，如今弟兄稱呼。吩咐擺宴。小番端正酒筵，三人坐下飲酒談心。言講兵書、陣法、弓馬、開兵，頭頭有路，句句是真。喜得周文、周武拍掌大笑，說：「兄弟之能，愚兄們實不如你，吃一杯起來。如今講究日子正長，我與你今夜裡且吃個快活的。」仁貴大悅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」三人猜拳行令，吃得高興，看看三更時候，仁貴有些醺醺大醉，周文、周武送他到西書房安歇去了。於今弟兄二人在燈下言談仁貴之能，周武不信毛家之子，一定大唐奸細，故而有這本事。周文也有些將信將疑，其夜二人不睡，坐到鼓打四更。

又要講到書房中薛仁貴吃醉了，一時醒來，昏昏沉沉，還只道是唐營中，口內發燥，枯竭起來，喊叫道：「那一個兄弟，取杯茶來與本帥吃。這一句叫響，不覺驚動周文、周武，親聽明白。周武便說：「哥哥，如何！既是毛家兒子，為何稱起本帥來，難道他就是唐朝元帥？」周文方才醒悟道：「兄弟，一些不差。我看他戰法甚好，我聞說大唐穿白用戟小將利害，近來又聞掌了兵權，敕封天下都招討平遼大元帥，名喚薛仁貴。想他一定就是，故此口稱元帥。」周武說：「哥哥，如此我們先下手為強，快去斬了他，有何不可。」周文說：「兄弟差矣，不可。我們一家總兵職分，與元帥結為兄弟，也算難得的，立了千斤重誓，怕他不來認弟兄？況且我們又不是東遼外邦之人，也是祖貫中原，在山西大隋朝百姓，有些武藝，飄洋做客，流落東遼，狼主有屈我們在摩天嶺為將。況發心已久，不願在外邦出仕，情願回到中原，在唐朝為民。奈無機會，難以脫身。今番邦社稷十去其九，難得大唐元帥在山，正合我意，不如與他商議，投順唐朝，反了東遼，取了摩天嶺。一來立了功勞，二來隨駕回中原，怕少了一家總兵爵位，豈不兩全其美。兄弟意下如何？」周武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，不免靜悄悄進去，與他商議便了。」兄弟二人移了燈火，推進書房說道：「薛元帥，小將取茶來了。」仁貴在床中聽見，坐起身一看，見了周文、周武，嚇得魂飛魄散。暗想事露機關，我命該死了。心內著了忙，跳下床來，一口寶劍抽在手中，說：「二位哥哥，小弟毛二，好好睡在此，未知哥哥進來有何話講？」周文、周武連忙跪下說：「元帥不必隱瞞，小將們盡知。帥爺不是毛家之子，乃大唐平遼元帥薛仁貴，欲取摩天嶺，冒認上來的。」仁貴說道：「二位哥哥休要亂道，小弟實是毛家之子，蒙二位哥哥抬舉，結為手足，豈是什麼大唐元帥。」周文道：「我看你武藝精通，戰法甚好，方才又聽得自稱元帥，怎說不是起來？若元帥果是唐邦之將，我們弟兄二人也不是東遼出身，向在中原山西太原府百姓，後因飄洋為客，流落在此：狼主屈我們為總兵，鎮守摩天嶺的，心向中國已久，奈無機會脫身。今元帥果然是唐朝之將，弟兄情願投降唐邦，隨在元帥標下聽用，共取東遼地方，班師回家鄉去，全了我二人心願，望帥父說明。」仁貴聽他有投降之意，料想瞞不過，只得開言叫聲：「二位哥哥請起，本帥與你們今已結拜生死弟兄，患難相扶到底，並無異心。難得二位心願投降唐朝，我也不得不講明，本帥果是唐朝薛仁貴，叨蒙聖恩，加封招討大元帥，食君之祿，理當報君之恩，故而領兵十萬，驍將千員，奉旨來取摩天嶺。現今紮營在山下，不道此山高大，實難破取，故而本帥閒步散悶，偶遇毛子貞解弓上山，只得將計就計，冒名上山。誰道二位哥哥眼法甚高，識出其情，不如同反摩天嶺，幫助本帥立功。到中原出仕，豈不顯宗耀祖。」周文、周武道：「元帥肯收留，未將情願在山接應。元帥快去，領人馬殺上山來，共擒五將。略立頭功，好在帳下聽令。」說話之間，東方發白。仁貴道：「我下去領兵上山，倘小番不知，打下滾木來，如何抵擋。」周文說：「這滾木是小將叫他打，他們才敢打下山來，若不叫他打，他們就不敢打。元帥放心，正衝殺上來，決無大事。」薛仁貴滿心歡喜，閒話到了天明，薛仁貴原扮做毛家之子，出了總府衙門，周文、周武送到後寨，竟下山去了，此言慢表。

單講周總兵回衙，吩咐偏正牙將小番們等說：「東遼地方，十去其九，不久就要降順大唐的了。方才下去這解弓之人，乃天邦招討元帥薛仁貴冒名上來的，我總爺本事平常，唐將十分驍勇，諒不能保守此山，故今投順大唐。與他商議，今日領兵殺上山來，我們接應，竟上山頂，保全汝等性命，你肯投唐，在中原做官出仕，不肯降順，盡作刀頭之鬼，未知眾等心下如何？」

那些偏正將官小番們等，見主子已經投順，誰敢不遵！多有心投順。大家結束起來，端正槍刀馬匹，候大唐人馬上山，共殺上山頂。周文、周武多打扮起來，頭上大紅飛翠紮巾，金紮額；二翅冲天陰陽帶，左右雙分。身穿大紅繡蟒袍，外罩繡鏈赤銅甲，上馬提刀，在總府衙門等候。

再講薛仁貴下山，來到自己營中。周青與眾兄弟接見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元帥哥哥回來了麼？」仁貴道：「正是。」進入中營，周青問道：「事情怎麼樣了，可有機會？這兩句天書，應得來麼？」仁貴說：「眾兄弟，玄女娘娘之言，不可不信，如今有了機會，你等快快端正，即速興兵，殺下摩天嶺，自有降將在上面救應。」周青道：「元帥，到底怎樣，就應了天書上的兩句話。且講與小將們得知，好放心殺上去。」仁貴就把頂冒毛子貞賣弓，混上後山，如此甚般，降順了周文、周武弟兄，豈不是又得擎天柱二根。周青與眾弟兄聽見，心中不勝大喜。大家各自端正，通身結束，上馬提兵。薛仁貴頭頂將盔，身上貫甲，跨了賽風駒，端了畫桿方天戟，領了十萬雄兵，先上摩天嶺，後面眾兄弟排列隊伍，隨後上山。一到了寨口，有周文、周武接住道：「元帥，待末將二人許敗在你馬前，跑上山峰。你帶眾將隨後趕上山來，使他措手不及，就好成事了。」仁貴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，二位兄長快走。」周文、周武帶轉絲韁，倒拖大砍刀，望山頂上亂跑。薛仁貴一條戟逼住，在後追上山峰。後面七員總兵，帶領人馬，震聲吶喊，鼓哨如雷，炮聲不絕，一齊擁上山去。

再講周文、周武跑上山，相近寨口，呼聲大叫：「我命休矣！要求救救，休待來追。」這番驚動上面小番們聽見，望下一看，連忙報進銀安殿去了。

這座殿中有位呼哪大王，生來面青紅點，眉若丹朱，鳳眼分開，鼻如獅子，兜風大耳，腮下一派連鬚鬚鬚，身長一丈，頂平額闊。兩位副將生得來面容惡相，掃帚烏眉，高顴骨，古怪腮，銅鈴圓眼，腮下一派短短燒紅竹根胡，身長多有九尺餘外。駙馬紅幔幔，面如重棗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圓眼，口似血盆，腮下無須，剛牙闊齒，長有一丈一尺，平頂闊額。其人力大無窮，本事高強。元帥猩猩膽生來面如雷公相似，四個獠牙抱出在外，膊生二翅，身長五尺，利害不過。這五人多在銀安殿上講兵法，一時說到唐大人馬，勢如破竹，大無帥屢次損兵折將，狼主銀殿尚被唐王奪去，為今之計怎麼樣，呼哪大王說：「便是，今又聞唐朝穿白將掌了帥印，統兵來取摩天嶺，不是笑他，若還要破此山，如非日落東山。千難萬難，斷斷不能的了。」眾人說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憑他起了妖兵神將，也是難破這裡。」口還不曾閉，小番報進來了。報：「啟上大王、駙馬、元帥爺，不好了。」眾人連忙問道：「為何大驚小怪起來，講什麼事？」小番道：「如此甚般，唐將帶領人馬，殺上山來。二位周總兵，殺得大敗，被他追上山來了。」五人聽見此言，定心一聽，不好了。只聞得山下喊殺連天，鼓炮如雷，說：「為何不打滾木，快傳令打滾木下去。」說道：「滾木打不得下去，二位周總兵也在半山中，恐傷了自家人馬。」那番急得五將心慌意亂，手足無措，披掛也來不及了，喝叫帶馬抬刀拿槍來。一位元帥猩猩膽連忙取了銅鐵鐵砧，飛在半空中去了。這裡上馬的上馬，舉刀的舉刀，提槍的提槍，離了殿廷，來到山寨口。呼哪大王衝先，後面就是雅裡托金、雅裡托銀，兩條槍忙急，劈頭撞著周文、周武假敗上山來，說：「大唐將驍勇，須要小心，且

讓他上山鬥戰罷。」兩人說了這一句，就溜在呼哪大王背後去了，到抵住雅裡弟兄不許放他到寨口接應，不由分說，兩口刀照住托銀托金，亂斬亂剝，這二人不防備的說：「周總兵，怎麼樣敢是殺昏了。」連忙把槍招架，四人殺在一堆。後面駙馬舉起忽扇板門刀，一騎馬衝上前來喝道：「周文、周武，你敢是反了，為什麼把自家人馬亂殺？」二人應道：「正是反了，我弟兄領唐兵來，生擒活拿你們。」駙馬聽言，心中大怒，說：「把你這好賊碎屍萬段！狼主有何虧負於你，怎麼一旦背主忘恩，暗保大唐，誘引人馬殺上山來！」說罷，一馬衝上前來，不戰而自心虛。

單說呼哪大王見周文、周武反了身要取他性命，正欲回身，卻被薛仁貴到寨口，說：「你往那裡去，照戟罷。」插一戟，直望呼哪大王面門上刺將過去。他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手中槍噶啣一架，這一個馬多退後十數步，雕鞍上坐立不牢。仁貴又用力挑一戟進來，這位大王招架也來不及，貼身刺中咽喉，陰陽手一泛，把一位呼哪大王挑到山下去了，差不多跌得醬糟一般。

又要說仁貴衝上一步，直撞著駙馬紅幔幔，喝聲：「穿白將不要走，照刀罷。」

量起手中板門刀，望仁貴頂樑上砍將下來。這薛仁貴說聲：「來得好。」把手中方天戟望刀上噶啣一聲響，架在旁首。兩脖子振只一振，原來得利害，衝過去，圈得馬轉，薛仁貴手中方天戟緊一緊，喝聲：「照鋒戟罷。」插這一戟，直望駙馬劈前心刺將過去。紅幔幔說聲：「來得好。」把刀噶啣一聲響，梟在旁邊，全然不放在心上。二人貼正，殺個平交。半空中元帥見駙馬與仁貴殺個對手，不能取勝，飛下來助戰了。周文曉得猩猩膽會飛，一頭戰，一頭照顧上面，留心的看見飛到薛仁貴那邊去，遂叫：「元帥！防備上面此人，要小心。」仁貴應道：「不妨。」左手就扯起白虎鞭，往上面架開，遂即要打，又飛開去了。又望周文、周武頂樑打下去。周氏弟兄躲過，又往薛仁貴這裡飛來。他如今只好抵住紅幔幔這口刀，那裡還有空工夫去架上面，到弄得膽脫心虛。

又要講這周青、王新鶴七人，領兵到得山上，把這些番邦人馬圍在居中好殺。王新溪一條槍使動，殺往南山，李慶先一口刀舞起亂斬亂剝，竟望東首殺去。薛賢徒輪動射苗槍，催馬殺往西山。姜興霸在北營殺得番兵番將死者不計其數，哭聲大震。周青兩條鋼好不利害，看見仁貴殺得氣虛喘喘，連忙上前說：「元帥，我來助戰了。」把馬催到駙馬馬前，提起雙鋼就打。紅幔幔好不了當，把手中刀急架忙還，一人戰一個，紅幔幔原不放在心上。仁貴說：「周兄弟，你與我照顧上面猩猩膽的砧錘，本帥就好取勝了。」周青答應，正仰面在此，專等猩猩膽飛來，提鋼就打。如今這猩猩膽在上，見周青在那裡招架，到不下來了。正往周文、周武那邊去打渾了。周氏弟兄與托銀、托金殺了四十餘合，槍法越越高強，刀法漸漸鬆下來，戰不過起來。那一首李慶紅、王新鶴見周文、周武刀法漸漸亂了，本事欠能，帶馬上前，幫了周文，提刀就砍。托金、托銀忙駕相還，四口大刀逼住兩條槍，不管好歹，插插插亂斬下去。這番將那裡招架得及：「阿唷，不好，我死矣！」噶啣叮噹，叮噹噶啣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。又戰了二十衝鋒，番將汗流脊背，呼呼喘氣，要敗下來了。上面猩猩膽見托金、托銀力怯，他就轉身飛下來，正照李慶紅頂樑上當這一錘砧。慶紅說聲：「不好。」要架也來不及了。打了一個大窟窿，腦漿衝出，墜騎身亡了。王新鶴見慶紅打死，眼中落淚，只好留心在此招架上面猩猩膽。周文、周武兩口刀，原不能取勝雅裡弟兄，那一首仁貴、周青與紅幔幔殺到一百回合，總難取勝。又聞猩猩膽傷了李慶紅兄弟，心中苦之百倍，眼中流淚，手中戟法漸漸鬆下來。

又聽見滿山火炮驚天，真正天昏地暗，刀斬爺劈，嚇得神鬼皆驚，滾滾頭顱灑馬足，疊疊屍骸堆積糟，四面殺將攏來。番邦人馬有時的逃了性命，沒時的槍挑鋼打而亡，差不多摩天嶺上番兵死盡的了，有些投順大唐，反殺自家人馬。姜興霸、李慶先、薛賢徒、王新溪舉起刀提著槍，四人擁上來幫助仁貴，共殺駙馬。把一個紅幔幔圍繞當中，槍望咽喉就刺，刀往頂樑就砍，戟望分心就挑。那駙馬好不利害，這一把板門刀輪在手中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多已架在旁首。薛仁貴叫聲：「眾兄弟，你們小心，我去幫助周兄弟，挑了兩員將，再來取這狗番兒性命。」仁貴把戟探下，往東首退去。停住了馬，左手取弓，右手拿取一條穿雲箭，搭在弓上，照定上面猩猩膽的咽喉嗖的射將上去。猩猩膽喊聲：「不好。」把頭一偏，左翅一遮，傷上脖子：「阿呀，是什麼箭傷得本帥？憑你上好神箭，除了咽喉要道，餘外箭頭射不中的。今日反被大唐蠻子射傷我左膊，摩天嶺上料不能成事，本帥去也。」帶了這支穿雲箭，望正西上拍翅就飛。此人少不得徵西裡邊，還要出戰。仁貴一見寶箭穿牢猩猩膽左膊，被他連箭帶去，心內著忙，可惜一條神箭送掉了。遂催馬上前。把戟一起，接戰駙馬。正是：摩天嶺上諸英士，一旦雄名喪海邦。